

論《白氏長慶集》中的格詩

李立信*

一、歷來對白氏格詩的看法

在《白氏長慶集》中格詩凡五卷^①，其中雖間雜入歌行及雜體，但為數不多^②，本文專論白氏格詩，歌行與雜律暫不討論。但所謂格詩究竟是一種甚麼詩，歷來都有不同的說法。

白氏格詩，馮班以為即齊梁體，《鈍吟雜錄》云：

……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至沈佺期、宋之問變為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學阮公為古詩，後代文人始為古體詩。唐詩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齊代短祚，王元長、謝元暉皆歿於當代，不終天年。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皆一詩名人，並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若以詩體言，則直至唐初，皆齊梁體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③

然而清初納蘭性德《淶水亭雜識》已主此說：

建安無偶句，西晉頗有之，日盛月加，至梁、陳謂之格詩。有排偶而無黏。沈宋又加剪裁，成五言唐律。《長慶集》中尚有半格詩。^④

按：白氏集中卷廿一、廿二、廿九、卅皆為格詩，卷卅六則為「半格詩律詩附」，意謂半為格詩，半為律詩也。非真有「半格詩」^⑤。納蘭云云，顯然對長慶集中之格詩一知半解。但不論格詩或半格詩，所指皆為同一形式之詩歌，此種形式，馮班及納蘭性德皆以為是齊梁體。但姚範《援鶉堂筆記》則力排此說，姚氏云：

夫白之格詩，一皆里老灶婢之辭，不近齊梁不必言。……大約後人之云齊梁體，取其詞氣之近似，非能患合其聲病之說也。

姚氏與馮班納蘭之見顯然有異，近人香港學者黃坤堯教授也認為白氏集中的格詩，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①為第21、22、29、30、36卷。

②在五卷格詩中，所含的歌行及雜體共17首。

③見《鈍吟雜錄》卷五，廣文書局，民五十九年再版。

④見《淶水亭雜識》卷四，上海文明書局本。

⑤白氏集卷卅六詩凡九十四首，白氏於第四十一首〈春池閒汎〉詩題下注明「已下為律詩」。是知白氏此卷半為格詩，半為律詩，而全卷首錄格詩，次收律詩，是以標明曰「半格詩」，非除「格詩」外，又有「半格詩」也。從未聞唐人於「律詩」外，有「半律詩」或「古詩」外有「半古詩」者。是知「半格詩」乃指該卷內，半為「格詩」也。

絕非齊梁體。黃坤堯於〈唐詩中的齊梁體〉^⑥一文中云：

其實「格詩」也就是「古詩」，可能是白居易自創新名。……
觀此之例，「格詩」均與律詩對舉，其確為古詩無疑。

姚範語焉不詳，只說白氏格詩「不近齊梁」，但究竟是種什麼詩未有交待，而黃坤堯則肯定其為古體無疑。歷來各說紛紛，要想弄清楚這個問題，最好是從白氏集的「格詩」中去觀察，才能找出確切的答案。以上諸人之最大缺點所在，即徒作議論，完全不去接觸白氏的原詩。如果我們能從白集的「格詩」中歸納出一些特點，以與齊梁體或古體作一比較，也許較能看出「格詩」的真面目。

二、《白氏長慶集》中的格詩

白氏集中，卷二十一標明為「格詩、歌行、雜體」，卷二十二則標明為「格詩雜體」，卷二十九今傳各本皆標為「律詩」，但細考卷內各詩，實為「格詩」無疑^⑦。卷三十亦標為「格詩」，卷三十六則標為「半格詩，律詩附」。此外卷一至卷十二註明為「古調詩」，卷十三至卷三十七除了上述五卷格詩外，皆註明為「律詩」。本節只論「格詩」。

長慶集中的詩歌，主要為「律詩」、「古調詩」及「格詩」，而「格詩」卷中，又包含少量「歌行」及「雜體」，茲列表如下：

^⑥見古典文學第五集，P91-112。

^⑦此卷究係律詩亦或格詩，民國以來始引起注意，以往未見有學者討論。本人以為此卷當為格詩，理由如下：

(1)白氏集中律詩卷之詩數多在九十首以上，格詩卷則無一出六十首以上者（除卅六卷半格詩半律詩共九十五首外），此卷只得五十首，似與「格詩」為近。

(2)卷內詩押仄韻者甚多，且有五首換韻，這種用韻現象，皆與律詩不符。

(3)卷內詩歌，幾無一完全合律者，其非律詩明矣。

(4)卷中〈短歌行〉及〈洛陽春贈劉李二賓客〉詩下，白居易自注「齊梁格」三字，可見此卷不太可能是律詩。

綜合以上四點理由，足以證明此卷應為「格詩」。

卷數	標 題	格詩	歌行	雜體	律詩	總計	備 註
廿一	格詩歌行雜體	45	9	2	0	56	長慶集頭卷下注明57首，但卷中實為56首。
廿二	格詩雜體	57	0	3	0	60	
廿九	律詩	47	1	2	0	50	該卷下原注明為「律詩」，但經考定為「格詩」，且詩作數目並有出入，原卷下注明為47首，而卷中實得50首
卅	格詩	45	0	0	0	45	該卷下注明為47首，然卷中實為45首
卅六	半格詩律詩附	40	0	0	55	95	該卷第41首〈春池閒泛〉下注明：「已下律詩」
總計		234	10	7	55	56	

長慶集中，格詩凡二百三十四首。這兩百多首格詩，大體上有幾點明顯的傾向：

- 一、五言居絕大多數：在長慶集的五卷格詩中，各卷中的五言數目，都遠遠超過七言，卷二十一，五言凡三十八首，七言才不過五首；卷二十二，五言計四十九首，七言六首；卷二十九，五言四十五首，七言二首；卷三十，五言三十七首，七言六首；卷三十六，五言三十八首，七言一首。總計五言204首，七言20首。
- 二、對仗頻繁：白氏格詩，對仗頗繁，幾無一首無對仗，不但如此，格詩中每每出現隔句對。隔句對在賦中極為普遍，但出現在詩中就極為罕見，近體詩固然絕少隔句對，古詩中也不宜出現隔句對，因隔句對係一種刻意對仗，古詩原不必對仗，刻意對仗自然不宜出現。白氏集中的格詩，對仗句約佔百分之五十三，這是極高的比例，而其中且有七十幾組的隔句對，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 三、人為聲律的安排：格詩與律詩不同，因為律詩要求極為嚴格，一字一句皆需合譜，格詩卻無固定的譜式，或僅就一聯之中論其平仄，或對或否。一般古詩，固亦偶見律句，但白氏格詩，律句出現極為頻繁，平均計算，約佔百分之六十^⑧。一般古詩雖偶會出現律句，但絕少會有律聯，而白氏格詩的律聯，與對仗句一樣，幾乎沒有一首沒有律聯。在百分之六十的律句中，律聯約佔了百分之四十六^⑨。這些數據，足以說明格詩最大的特色，就是「人為聲律的安排」。

茲將白氏集中的格詩，就其對仗、律句、律聯及押韻等情形列表如下：

^⑧請參閱「五言格詩」及「七言格詩」表。

^⑨同註^⑫。

壹、五言格詩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郡寮	32	平	10	1	15	1
題西亭	28	平	10	0	16	3
郡中西園	26	仄→平	6	0	10	1
北亭臥	10	平	2	0	7	3
一葉落	8	仄	1	0	4	0
崔湖州贈紅石琴薦宦如錦文 無以答之以詩酬謝	8	平	3	0	7	3
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五十韻	100	平	20	2	61	16
雙石	32	仄	9	0	20	6
宿東亭曉興	16	仄	6	0	8	2
自詠五首 其一	8	仄	1	0	4	1
其二	8	仄	3	0	5	1
其三	8	平	3	5	1	
其四	8	仄	1	0	3	1
其五	8	仄	3	0	5	1
和微之聽妻彈別鶴操因爲解 釋其義依韻加四句	28	仄	5	0	21	3
題故元少尹集二首 其一	4	平	1	0	3	1
其二	4	平	0	0	3	2
答劉禹錫白太守行	24	平	5	2		
和微之四月一日作	16	仄	6	0	7	1
別蘇州	16	平	8	0	13	4
卯時酒	34	仄	10	0	19	6
自問行何遲	20	平	6	0	20	5
除日答夢得同發楚州	8	平	3	0	5	1
有感三首 其一	18	仄	5	1	11	1
其二	12	仄	2	0	6	0
其三	14	仄→平	3	1	7	0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宿滎陽	14	仄	3	0	12	2
經溱洧	6	平	1	0	5	2
喜雨	20	仄	5	0	11	1
題道宗上人十韻	20	仄	7	0	11	2
寄皇甫賓客	10	仄	1	0	5	1
寄庾侍郎	12	仄	4	0	7	2
寄崔少監	14	平	2	0	8	2
落花	12	仄	3	1	8	1
別氈帳火爐	22	仄	7	1	15	2
六年春贈分司東都諸公	32	仄	14	0	18	3
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	4	平	1	0	3	0
贈韋處士六年夏大熱旱	12	仄	2	0	6	2
(二) 卷二十二 五言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晨霞	24	平	9	0	11	1
送劉道士遊天台	40	平	13	0	29	9
櫛沐寄道友	24	平	5	0	13	4
祝蒼華	24	仄	4	0	13	4
三月三十日	80	仄	33	0	52	18
寄樂天	44	仄	9	0	22	6
寄問劉白	16	仄	2	0	7	1
新樓北園偶集從公孫度周巡 官韓秀才盧秀才范處士小飲	38	平	14	0	18	2
除夜作	40	平	10	13	27	7
知非	40	仄	13	0	26	5
望曉	40	仄	16	0	26	5
李勢女	30	平	3	0	12	2
晨興因報問龜兒	44	平	6	1	25	5
朝迴與王鍊師遊南山下	22	平	5	1	9	1
嘗新酒	12	仄	2	1	7	2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順之琴者 (以上和詩)	8	仄	2	0	6	1
感舊寫真	8	仄	0	0	5	1
授太子賓客歸洛	8	平	3	0	6	1
秋池二首 其一	12	平	4	0	7	2
其二	12	仄	3	0	8	3
中隱	32	平	7	3	17	2
問秋光	16	仄	4	0	10	5
引泉	16	平	5	0	10	2
酬集賢劉郎中對月見寄兼懷元浙東	8	仄	1	0	7	3
太湖石	20	平	6	0	11	2
偶作二首 其一	28	仄	5	2	16	3
其二	28	平	4	0	16	4
葺池上舊亭	12	仄	4	0	16	1
玩止水	24	仄	7	1	10	2
聞崔十八宿予新昌弊宅時予亦宿崔家依仁新亭一宵偶同兩興暗合因而成詠聊以寫懷	10	仄	4	0	5	0
日長	12	仄	4	0	7	1
三月三十日作	12	仄	3	0	6	1
傭不能	12	平	3	1	6	1
晨興	10	仄	3	0	5	0
朝課	10	仄	2	0	5	0
天竺寺七葉堂避暑	8	仄	1	0	3	0
香山寺石樓潭夜浴	12	仄	5	0	5	0
嗟落髮	16	仄	4	0	7	0
安穩眠	8	仄	2	1	6	2
書紳	20	平	3	1	12	2
秋遊平原贈韋處士閒禪師	16	平	3	0	14	5
遊坊口懸泉偶題石上	28	仄	10	0	22	8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對火玩雪	16	仄	6	0	14	6
六年寒食洛下寄洛下宴遊贈馮李二少尹	22	平	8	0	17	4
若熱中寄舒員外	10	仄	2	0	6	2
閒夕	12	仄	5	0	7	2
寄情	8	仄	1	0	7	3
早冬遊王屋自靈都抵陽臺上方望天壇偶吟成章寄溫谷周尊師中書李相公	28	平	4	0	17	5
(三) 卷二十九 五言						
詠興五首 其一 解印出公府	18	平	7	0	10	2
其二 出府歸吾廬	24	仄	7	0	14	4
其三 池上有小舟	22	平	2	1	9	2
其四 四月池水滿	16	仄	0	1	11	4
其五 小亭亦有月	28	平	6	0	20	3
秋涼閒臥	8	仄	3	0	7	3
酬思黯相公見過弊居戲贈	20	平	3	1	12	3
再受賓客分司	24	仄	5	1	19	6
把酒	24	仄	2	1	13	3
首夏	20	平	6	0	13	4
代鶴	16	仄	1	0	9	1
立秋夕有懷夢得	12	平	3	0	11	0
哭崔常侍晦叔	28	平	7	0	19	5
新秋晚興	16	平	5	0	7	1
秋池獨泛	12	平	3	0	8	2
冬日早起閒泳	12	仄	1	1	10	4
歲暮	20	平	4	0	10	2
南池早春有懷	16	仄	7	0	13	5
古意	12	仄	3	0	8	3
山遊示小妓	12	仄	4	0	8	3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神照禪師同宿	8	平	1	0	5	0
張常侍相訪	8	平	2	0	7	2
早夏遊宴	12	仄	5	0	6	1
感白蓮花	24	平	4	0	12	1
詠所樂	30	平	8	1	17	4
思舊	32	平	5	1	17	4
寄盧少卿	28	平	6	1	18	2
池上清晨候皇甫郎中	12	平	5	1	7	2
詠懷	24	仄	5	1	11	1
北窗三友	34	平	6	1	20	3
裴侍中晉公以集賢林亭即事詩 廿六韻見贈猥蒙徵和才拙辭繁 輒廣爲五百言以伸酬獻	100	平	5	5	54	13
晚歸香山寺因詠所懷	22	平	7	0	14	3
張常侍池涼夜閑讌贈諸公	14	仄	4	0	8	1
和皇甫郎中秋曉同登天宮閣言 懷六韻	12	仄	4	0	6	1
送呂漳州	12	仄	3	0	7	1
詠懷	16	仄	1	0	10	3
府西亭納涼歸	16	仄	4	0	12	4
老熱	24	平	4	1	17	4
新秋喜涼因寄兵部楊侍郎	20	仄	5	0	14	10
懶放二首呈劉夢得吳方之 其一	8	仄	0	0	5	1
其二	8	仄	3	0	5	1
六十六	12	仄	3	0	9	3
三適贈道友	14	平	2	1	4	1
洛陽春贈劉李二賓客	16	平	5	0	10	1
寒食	16	仄	4	0	9	2
(四) 卷三十 五言						
題裴晉公女几山刻石詩後	36	平	11	0	16	2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洛陽有愚叟	24	仄	4	2	18	6
飽食閒坐	34	平	8	0	23	7
閒居自提	16	仄	3	0	9	3
覽鏡喜老	28	平	1	1	15	2
風雪中作	24	平→仄	7	0	12	3
對琴酒	16	平	2	0	9	2
菩提寺上方晚望香山寺寄舒員外	12	仄	4	0	6	2
二月一日作贈韋七庶子	16	仄	1	1	8	1
犬鷲	16	平	3	0	9	1
夢劉二十八因詩問之	18	平	3	0	9	1
西行	16	仄	4	0	11	3
東歸	20	平	5	1	14	5
途中作	8	仄	1	1	6	0
小臺	8	仄	3	0	5	2
睡後茶興憶楊同州	20	仄	5	0	10	2
題文集櫃	16	平	3	0	11	4
旱熱二首 其一	20	仄	2	1	14	3
其二	20	平	5	1	15	3
偶作二首 其一	10	仄	2	0	5	0
其二	10	仄	2	1	4	1
何處堪避暑	24	平	6	1	11	2
七月一日作	20	仄	5	0	11	3
開襟	8	仄	2	0	8	4
自賓客遷太子少傅分司	10	平	4	1	11	3
自在	20	仄	1	1	10	3
因夢有悟	24	平	4	2	10	3
春遊	18	平	2	0	8	2
題天竺南院贈閑元旻清四上人	12	平	4	0	8	2
隱几贈客	16	仄	3	0	9	1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夏日作	22	平	5	0	12	3
晚涼偶詠	12	仄	4	0	4	0
酬牛相公宮城早秋寓言見示兼呈夢得	12	平	2	0	8	2
小台晚坐憶夢得	8	平	0	0	6	1
種桃歌	16	平	1	0	7	2
狂言示諸姪	28	仄	3	3	20	6
(五) 卷三十六 五言						
立秋夕涼風忽至炎暑稍消即事詠懷寄汴州節度使李二十尚書	22	平	7	0	12	3
開成二年夏聞新蟬贈夢得	14	平	3	0	12	4
題牛相公歸仁里宅新成小灘	24	平	7	0	20	7
春日閒居三首 其一	20	仄	2	0	10	2
其二	16	仄	1	1	9	2
其三	20	仄	2	3	9	2
小閣閒坐	12	平	4	0	5	0
遊平泉宴浥澗宿香山石樓贈座客	20	仄	5	0	12	2
池上幽境	12	仄	3	0	9	3
夏日閒放	16	仄	2	1	11	3
和思黯居守獨飲偶醉見示	16	仄	3	0	12	5
和夢得《洛中早春》見贈七韻	14	仄	4	0	12	4
櫻花下有感而作	12	平	3	0	8	3
洗竹	16	仄	3	0	10	2
新沐浴	24	平	8	0	13	2
三年除夜	16	平	5	0	9	0
自題小園	18	仄→	2	0	9	1
病中晏坐	12	平平	3	0	8	2
戒藥	20	仄	4	0	11	1
贈夢得	12	仄	4	0	7	1

(一) 二十一卷 五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逸老	34	仄	6	0	21	6
遇物感興因示弟子	24	仄→平	5	2	19	7
首夏南池獨酌	14	平	3	0	8	3
官俸初罷親故見憂以詩諭之	24	仄	6	0	18	4
閒居偶吟招鄭庶子皇甫郎中	22	平	5	0	13	4
亭西牆下伊渠水中置石激流 潺湲成韻頗有幽趣以詩記之	16	平	3	0	11	3
閑題家池寄王屋張道士	20	平	5	0	11	2
李盧二中丞各創山居俱誇勝絕 然去城稍遠來往頗勞弊居新泉 實在宇下偶題十五韻聊戲二君	30	仄	4	0	21	7
北窗竹石	12	仄	4	0	6	1
飲後戲示弟子	22	仄	5	0	15	2
閒坐看書	16	仄	3	1	8	1
夢上山	16	仄	1	0	12	5
對酒閑吟贈同老者	28	平	10	0	17	1
晚起閑行	12	仄	1	0	9	1
香山居士寫真詩	12	平	2	1	8	2
二年三月五日齋畢開素當食 偶吟贈妻弘農郡君	38	平	7	1	21	4
不出門	16	平	3	0	7	1
送毛仙翁	48	平	9	0	35	8
總計	3926		926 (47%)	79	2386 (60%)	571 (48%)

以上五言格詩204首，計3926句，其中律句2386句，約佔了60%，而律聯只有571聯（即1142句），即律句中有48%為律聯，比例極高；此外尚有926組對仗（1852句），對仗比例約為47%，對仗句中又有七十九組為隔句對，這些是其他詩人中極難見到的。這些格詩的律句，比例雖高，但卻沒有一首詩，是完全合於平仄譜的。

貳、七言格詩

(一) 卷二十一 七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九日晏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48	平	13	0	26	5
題靈巖寺	10	平	2	0	4	1
問楊瓊	4	平	1	0	1	0
醉題沈子明壁	6	仄	1	0	0	0
答崔賓客晦叔十二月四日見寄	8	仄	3	0	8	
(二) 卷二十二 七言						
和微之詩：酬鄭侍禦東陽春悶放懷追越遊見寄	40	平	8	0	16	1
自勸二首 其一	14	仄	3	0	10	2
其二	14	仄	0	0	5	0
雨中花。(以上和詩)	16	仄	1	0	12	1
池上夜境	8	平	2	0	7	3
舒員外遊香山寺數日不歸兼辱尺書大誇勝事時正值坐衙慮囚之際走筆題長句以贈之	16	平	3	0	4	1
(三) 卷二十九 七言						
秋日與張賓客舒著作同遊龍門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	34	平	10	0	13	2
履信池櫻桃島上醉後走筆送別舒員外兼寄宗正李卿考功崔郎中	8	平	2	0	5	3
(四) 卷三十 七言						
閒吟	8	仄→平	1	0	5	0
池上作	20	平	7	0	9	1
詔下	10	平	1	0	5	2
詠史	8	平	3	0	6	2
哭師	18	仄	4	0	12	3
偶以拙詩數首寄呈裴少尹侍郎蒙以盛製四篇一時酬和重投長句美而和之	12	平	3	0	5	2
(五) 卷三十六 七言						

(一) 卷二十一 七言	句數	押 韻	一般對仗	隔句對	律句	律聯
感舊	16	平	2	1	10	1
總計	318		70 (44%)	1	163 (51%)	30 (37%)

以上七言格詩凡廿首，共318句，有70個對子，163個律句，約佔51%左右，較五言格詩之律句為低，有卅組律聯。

三、所謂永明體與齊梁體

從以上幾點來看，白氏集中所謂的「格詩」，顯然不是律詩，因為它不合平仄譜，而且有些格詩還換韻^⑩；但是它顯然也不是古詩，因為它不但有大量的律句，而且還有大量的律聯，對仗又極頻繁^⑪，幾乎沒有一首格詩是完全不對仗的，也幾乎沒有一首格詩沒有律聯。就是因為它不是律詩，所以白居易沒有把這一類的詩放入「律詩」卷中；也正因為它與古詩不同，所以白居易也沒有把這一類的詩放入「古調詩」中。

從理論上來講，我國的古典詩歌，不是律詩就是古詩，凡是合於平仄譜，該對仗的位置要對仗，一韻到底，且以平聲韻為主的詩歌，即是「律詩」，或者說即是狹意的「律詩」；凡是不合平仄譜，則不論它是否對仗，是否平聲一韻到底，都應該是「古詩」。這也是歷來論詩律諸作，所給予我們的傳統觀念。

明清以來的詩論家，基本上也只談古詩和律詩，論到古、律以外詩歌者，一則為數有限，再則也只是以附帶的一兩段文字作附屬性的討論。民國以來的詩律諸作，則更視古、律詩以外為無物，王力的《漢語詩律學》是民國以來有關詩律諸作中之佼佼者，論詩分為：近體、古體及詞、曲四大部分，洪為法有《古詩論·律詩論》另有《絕句論》也不及其他。啓功的《詩文格律論稿》也只論律詩，張夢機的《古典詩歌的形式結構》也只論律詩和古詩。而歷來的古典詩歌分體選本如《唐詩品彙》、《船山古近體詩評選十八卷》^⑫、《唐詩體經四卷》^⑬、《唐詩別裁集二十卷》^⑭、《唐詩三百首》、《唐宋詩學要》等，也都只有古體詩與近體詩，而不及其他。甚至有些選本明明選了古、近體以外的其他詩歌，但由於選輯者本身無由分辨而誤入近體^⑮。

^⑩如卷二十一的〈郡中西園〉；卷二十三的〈風雪中作〉等是。

^⑪請參閱前節「五言格詩」及「七言格詩」表。

^⑫清王夫之輯，錄古詩評選六卷，唐詩評選四（近體），明詩評選八卷。有船山遺書本及1917年湖南官書局鉛印本。

^⑬清吳廷偉選，顧文標注，選錄唐人五七言近體詩三百餘首，有清康熙四十二年賜蓮堂刻本。

^⑭清沈德潛輯，錄詩一千九百餘首，分體編排，商務印書館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⑮《唐詩三百首》、《唐宋詩學要》都選了孟浩然的〈春曉〉及王維的〈鹿柴〉〈雜詩〉等，兩選本都誤入近體。

但從詩歌發展史歷程來看，古體和近體固然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二十大主流，但文學發展和政治的發展不同，在政治的發展上來說，朝代的更替只要瞬間即可完成，而文學形式的改變，卻非兩三百年長時間的醞釀不為功。古典詩歌由古體發展到近體，絕非瞬間就能完成，它由魏、晉以來日趨駢偶的古體詩，加上宋、齊以來四聲八病的配合，經過長時間的嘗試醞釀，才慢慢發展出唐人的近體，所以在古體和近體之間，還有著兩三百年的過渡時期的作品，這段時期包括南北朝到隋，作品數以千計，甚至入唐以後，仍有許多詩人以此一時期作品為仿作對象。

清人趙執信於《談龍錄》中頗有扼要說明：

古今體之分成於沈、宋，開元天寶間，或未之遵也。大歷以還，其途判然不復相入，由宋迄元，相承無改，勝國士大夫浸多不知者。不知者多，則知者貴矣。今者悍然不信，甚不信也，由不明於分之時，又見齊梁體與古今體相亂，而不知其別為一格也。^⑯

可見在古、律詩之外，還有非古非律的詩。李瑛在《詩法易簡錄》則對齊梁體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齊梁體為唐律所自出，乃由古入律之間，既異古調又未成律，故別為一格……其詩有平仄而乏黏聯，其句中調平仄，亦在疏密之間……齊梁體創於沈謝（沈約、謝朓），然實權輿於潘（岳）陸（機），彙績於顏（延之）謝（靈運）也，善乎。胡應麟之言曰：「晉宋之交，古今詩道之大限乎！士衡、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玄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愈微……。」

這段話，不僅充分說明了齊梁體的歷史淵源，同時更對齊梁體的特色，作了十分扼要的陳述。馮浩在《玉溪生詩集箋註》^⑰中云：

齊梁體為變古入律之漸，今就其粗跡論之，排偶多而散行少也，采色濃而淡語鮮也。分句言之，有律句焉，有古句焉。合一章言之，上下不相黏綴也。然此皆皮相，其精微全在聲病……聲病之學，專家實鮮……音韻一途浩未究心，不敢強為之辭。史言約之試賦，亦往往乘聲韻，而陸厥致書辯難，蓋當時已多不信從者，工拙固非專在是也。

馮氏前云：「其（齊梁體）精微全在聲病」，而後又云：「工拙固非專在是（聲韻）也」，固然有些矛盾，但所云「史言約之試賦，亦往往乘聲韻，而陸厥致書辯難，蓋當時已多不信從者，工拙固非專在是也」倒是事實。

透過趙執信、李瑛、馮浩等人的觀察，所謂「齊梁體」至少具有以下幾點特色：

^⑯見王夫之等撰，丁福保編《清詩話》（木鐸出版社），頁307。

^⑰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一版，頁679〈齊梁晴雲〉詩下注云。

- 一、對偶繁多：李瑛《詩法簡易錄》謂：「……齊梁體創於沈謝（沈約、謝朓），然實權輿於潘（岳）陸（機），橐籥於顏（延之）謝（靈運）也，善乎，胡應麟之言曰：『晉宋之交，古今詩道之大限乎！士衡、安仁，一變而排偶開矣；靈運、延年再變而排偶盛矣，文暉三變，而排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愈微……。』」顏延年和大小謝都是齊梁體的主力作手，而排偶之盛之極，也是成於他們之手，可見齊梁體的第一大特色就是「對偶繁多」。按：前面提到的幾位學者都認為「對偶繁多」為齊梁體的特色，其實「對偶繁多」只能視為六朝文壇上的共同特色，因為不止「齊梁體」才「對偶繁多」，六朝一切文學作品，皆具備此一特色。所以「齊梁體」的真正特色應該是下面第二項及第三項。
- 二、人為聲律的安排：李瑛《詩法簡易錄》云：「其詩有平仄而乏黏聯，其句中調平仄，亦在疏密之間」，詩中既論平仄，則其傾向人為聲律可知。又馮浩《玉溪生詩集箋註》云：「……分句言之，有律句焉，有古句焉。合一章言之，上下不相黏綴也。然此皆皮相，其精微全在聲病……」則其重人為聲律可知矣。近人郭紹虞於《滄浪詩話校釋》中亦云：「按齊梁體可有二義：一指風格……一指格律，則與永明體相近……」諸學者一再強調，齊梁體之最大特色，實為人為聲律之安排。
- 三、采色濃，淡語鮮：此語出自馮浩《玉溪生詩集箋註》。馮氏論齊梁體謂：「排偶多而散行少也，采色濃而淡語鮮也」。李瑛《詩法簡易錄》云：「……學者亦當於風雲色澤中求之，非但作一不黏之律詩，遂可名齊梁體也。」而姚範《援鶉堂筆記》格詩條云：「稱永明體者，是指其詩中音律之特徵而言；稱齊梁體者，又就其綺豔及詠物之纖麗而言也。」除人為聲律之外，可見論者都認為「采色濃」為齊梁體之一大特色。

以上幾點，是跟據清以來學者的意見歸納出有關「齊梁體」的明顯特色。除了這幾點之外，其實還有一點也是齊梁體的特色，那就是「以五言為正宗」。「齊梁體」基本上是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加上綺麗纖豔的詞藻，和變本加厲的對偶而成。而「永明體」本以五言為主要對象。是以永明齊梁諸人，論永明聲律，皆以五言為立論中心，如沈約《答陸厥書》云：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韻，高亢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

所謂「十字之文」、「字不過十」，顯然是針對五言當中的「聯」來說的。這不僅充分說明了永明齊梁諸人，重點全在五言，而且只重「聯」中的「對」，而不及全篇之「黏」。又，最足代表永明體的八病說，完全是針對五言而設的，空海《文鏡秘府論》所論及的八病，全從五字、十字、十五字立論，所舉各病例句，亦全為五言。三則《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論及永明聲律云：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

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聲律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¹⁸

論中所推許的前賢諸作，都「音律調韻，取高前式」，這些合於永明聲律要求的「先士茂製」全部都是五言的作品，如：

- 一、子建函京之作：即是曹植〈贈丁儀王粲詩〉中之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
- 二、仲宣霸岸之篇：即王粲〈七哀詩〉中之
「南登霸陵岸，四方望長安」
- 三、子荆零雨之章：即孫楚〈征西官屬送陟陽侯迺作詩〉中之
「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
- 四、正長朔風之句：即王瓚〈雜詩〉中之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這些以「音律調韻」符合永明聲律標準的前賢佳作，全是五言的。而曹丕的〈燕歌行〉是七言的名篇，歷來都極受矚目，然而也不見選入，可見當時所謂永明體齊梁體必專指五言。

從以上三項證據來看，永明體或齊梁體基本上全是以五言為對象。雖然宋齊以下，七言之作漸多，但與五言相較，仍相去甚遠。所以齊梁詩人，容或偶有七言，但絕不如五言之正宗地位可知也。是以前面提到的齊梁體特色，除「對偶繁多」、「采色濃，淡語鮮」及「人為聲律之安排」外，還要加上「以五言為正宗」一項。

四、格詩究竟是什麼詩

《白氏長慶集》中的格詩，既非律詩，又非古體，前已言之。試將白氏格詩與齊梁體相較，則其相似處甚多，前謂格詩之特點有三：一曰「五言居絕大多數」；二曰「對仗頻繁」；三曰「人為聲律的安排」，以此三點之特色與齊梁體相較，實頗近似。齊梁體之特色有四：一曰「對偶繁多」；二曰「采色濃，淡語鮮」；三曰「人為聲律的安排」；四曰「以五言為正宗」。以白氏格詩與齊梁體相較，雖不必完全相同，但格詩的三項特色與齊梁體完全一致，只有齊梁體「采色濃，淡語鮮」的特點是白氏格詩所無。既然白氏格詩與齊梁體只是相似，並不完全相同，那麼，白氏的格詩究竟是一種什麼詩呢

¹⁸宋書卷六十七〈謝靈運傳〉。

？是不是也可以叫齊梁體呢？

姚範《授鶉堂筆記》格詩條云：

稱永明體者，係指其詩中音律之特徵而言，稱齊梁體者，又就其綺豔及詠物之纖麗而言。

以姚範這一段話，和《南齊書·陸厥傳》中論及永明體的部分加以比較，則「齊梁體」和「永明體」的不同就可以明顯的劃分開了。《南齊書·陸厥傳》中已說的很清楚：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聲氣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

可見永明體和一般古詩最大的不同所在就是：「為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也就是在詩歌中增加了「人為聲律的安排」。可見所謂永明體，它的唯一特色就是在五言詩中加入「人為聲律的安排」。而「齊梁體」則是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因素，如前引姚範《授鶉堂筆記》謂「齊梁體」除據永明體特色外，「又就其綺豔及詠物之纖麗而言」。而李瑛《詩法易簡錄》則謂：

齊梁體為唐律所自出，乃由古入律之間，既異古調，又未成律，故別為一格……（薛道衡昔鹽詩）直是一首唐人長律，特黏聯及第三字未盡合耳。然風雲色澤，在六朝豔體中自是擅場。非唐人香奩體亦能遽及。學者亦當於風雲色澤中求之。非但作一不黏之律詩，遂可名齊梁體也。

所以「非但作一不黏之律詩」，只能視為「永明體」，必須在「不黏的律詩」（換句話說就是人為的聲律安排）的基礎上，加以「風雲色澤」。近人王瑤在《隸事聲律宮體》^①中云：

永明體和齊梁體……這兩個都是傳統的名詞，其含意的差別，全在內容性質的不同……永明體是指符合當時提暢的聲律的詩體；至於齊梁體，其意義約略等於當時「宮體」，是指內容的輕豔說的……姚範《授鶉堂筆記》……（見前引）這話是很對的……

他是完全讚同姚範的意見的。郭紹虞在《滄浪詩話校釋》中亦云：

齊梁體可有二義：一指風格。即陳子昂所謂「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一指格律，則與永明體相近，即李白、李商隱、溫庭筠、陸龜蒙集中所言齊梁格詩是。

他們都認為「齊梁體」是在「永明體」的基礎上，加上「風雲色澤」或是「彩麗競繁，興寄都絕」的特色而成。不論「永明體」或「齊梁體」，其主要特徵原來只在人為聲律或者再加上「采色濃而澹語鮮」，並不以對仗為必要條件。但是我們今日所見的「齊梁

^①收入《中古文學史》中。

體」或「永明體」，又確實有大量對仗。其實「無文不駢，無句不偶」本是六朝文壇的普遍現象，而六朝的作家，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去發展出「齊梁體」或「永明體」，因而使得「齊梁體」和「永明體」都帶上了濃厚的駢偶色彩。殊不知「齊梁體」或「永明體」本身並未刻意強調對仗，那純然是時代風氣使然。

前面我們比較過白氏格詩和齊梁體間的異同，其中「以五言為正宗」、「人為音律安排」及「對仗頻繁」三項是兩者相同處，而齊梁體則較白詩多了「采色濃而淡語鮮」一項，看來似乎很簡單，白氏格詩既多五言，又具有人為聲律的特色，而且對仗頻繁，不就是「永明體」嗎？它既不具備「采色濃而澹語鮮」的特點，當然不可能是「齊梁體」。可是實際上卻頗為複雜。

中唐詩人當中，白居易可謂最擅長於律賦的作家，至今《長慶集》中仍保留若干的律賦，如〈宣州試射中正鵠賦〉、〈省試性習相遠賦〉、〈求玄珠賦〉、〈漢高皇帝親展白蛇賦〉、〈大巧若拙賦〉、〈雞距華賦〉、〈黑龍飲渭賦〉、〈敢諫鼓賦〉、〈君子不器賦〉、〈賦賦〉等是。律賦最見功力處即在限韻和對仗，不但全篇駢偶，而且尤多隔句對，如「冰生乎水，初變本於典墳；青出於藍，復增華於風雅」（賦賦），「審其時，有道舒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與修辭；論其大，能救物而濟時」（君子不器賦）等，俯拾即是；甚至於即使不是律賦，在一般賦中，白居易也用了相當多的隔句對，如「道不可以終靜，濟之以動；性不可以終動，濟之以靜」（動靜交相養賦），「人之生於世，出處相濟，必有時而行，非匏瓜不可以長繫；人之善其身，枉直相循，必有時而屈，故尺蠖不可以長伸」（動靜交相養賦）。又如「亭亭華山下有人，跂兮望兮，愛彼三峰之白雲；汎汎渭水上有舟，沿兮泝兮，愛彼百里之清流」（汎渭賦）。又如「昔我往兮，春華始芳；今我來兮，秋風其涼」（傷遠行賦）。從白居易的賦篇，可明顯看到隔句對使用之頻繁。這種情形，不僅見於白居易的賦中，即使在詩中也經常出現。如：

元年誅劉闢，一舉靖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卷一·賀雨）

一三，二四句各自為對。又如：

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

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卷一·讀張羈古樂府）

此詩更連用兩個對偶句，極盡鋪排。原本是賦的寫法，白居易把它移植到詩歌中來。又如：

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

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為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卷一·哭恐戡）

這也是一首詩中出現兩組隔句對。在白氏的詩集中，這是極普遍的。

嚴格說來，古體詩中原不該有隔句對的出現，因為隔句對是一種刻意的對仗，古體原不必對，更遑論刻意的對仗呢？前人古詩雖偶亦見對仗，如〈古詩十九首〉中的「胡馬依北風，越鳥朝南枝」，但這只是一般的對仗，而且對得極自然，無刻意的痕跡。而

白氏古詩中出現的隔句對，恐怕不能說是「極其自然」吧？白居易的古詩除了經常出現隔句對外，一般的對仗更是頻繁，〈賀雨〉詩中六十四句竟有二十六句對仗，〈夢仙〉詩中四十八句，也有十六句對仗。白居易古詩中對仗之頻繁，是一般古詩中所看不到的，尤其是隔句對之多，更是古詩中所罕見。而白氏古詩中此一特色，自然是來自於他勤習律賦擅長律賦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只見之於古詩，他的「格詩」也常常出現隔句對，在全部格詩中，至少出現了七十九組隔句對，這個數字單獨來看並不起眼，但它可能超過了除白居易外唐朝所有詩歌中隔句對的總和。如此看來，這個數字就十分值得注意了。

白居易的格詩除了有人為聲律的安排之外，還有至少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的對仗句，包括七十幾組的隔句對，更是白居易格詩極為值得注意的現象。

再者，白居易詩歌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盡量用淺顯的文句，使老嫗都能解，不僅新樂府如此，他的格詩也是如此，所以格詩用詞樸素。他的作品，無論是近體或古體，所用的詞句，基本上都是較為樸素，正因為如此，所以才不會出現「采色濃而淡語鮮」的詩歌。這正是姚範《援鶉堂筆記》所謂：

夫白之格詩，一皆里老灶婢之詞，不近齊梁不必言……

以白詩的特色而言，當然不會出現「采色濃而澹語鮮」的作品，換句話說，白居易的格詩，當然不可能是「齊梁體」。

綜前所論可知，《白氏長慶集》中的格詩，其實是在「以五言為正宗」，且融入人為聲律安排的「永明體」的基礎上，加上白氏詩歌的兩大特色——對仗頻繁，尤多隔句對，及平易淺顯，樸素白描的詞彙。就成為白氏格詩的註冊商標。

五、結論

《白氏長慶集》中的格詩，歷來說法紛紜，或以為齊梁體，或以為古體，甚至有人認為是律詩，未見定論。

本文旨在透過《白氏長慶集》，以觀察白居易詩歌的格律，本文對白氏格詩作了全面的分析，知所謂「格詩」，實具有：

- 一、五言多而七言少
- 二、對仗頻繁，尤多隔句對
- 三、人為聲律之安排
- 四、用語樸素淺易

四項特色。以格詩的特色和律詩、古詩及齊梁體相較，似乎都不盡相同，但卻與「永明體」最為近似。但因白氏詩中無論那一種詩歌，都具有兩個特色即：「好用對偶尤多隔句對」，及「用詞平易淺顯，樸素白描」。白氏格詩，其實就是以「永明體」為基礎，加上白氏詩歌的兩個特色而成。

